

铁板“歌者”

□陈晔

首次采访郭海龙,他正开着越野车自驾青海。

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原,我远程“指导”他用手机录音功能接受我的采访。

每年,他都要出去一趟,寻找创作灵感。在畅游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也在进行头脑风暴。新的创作灵感会在途中冒出。

我每天关注着他的朋友圈儿,在他的信息下点个红心。

关注郭海龙不是一年。在选择写他时,在个人电脑上建立“郭海龙”文件夹。他在我的创作中就有了痕迹,成为长期“跟踪的人”。

郭海龙荣誉多多: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传统文化教育学会非遗传承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河北省京津冀大数据产业协会艺术大数据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国际民间艺术组织先后授予的“民间工艺美术家”“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河北省一级工艺美术大师”、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郭氏铁板浮雕”创始人及代表性传承人……

他现任石家庄铁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艺术总监,石家庄海龙铁板浮雕博物馆馆长。

有事业,有舞台;有匠心,有使命。

2022年,他的工作室被命名为“城市人文公共空间”暨文化名家工作室。

启蒙:童年玩泥巴

郭海龙是张家口人。他的语音还能分辨出母语,他的“老西儿音”与普通话混合的语音很亲切。塞外条件艰苦,他从事的金属浮雕也艰难。玉汝于成,艰苦条件下的人都会脱颖而出。

非专业,半路出家。“小人书”是他的艺术启蒙。家里人口大,父母没有多余的钱买纸笔,他就捡石子树枝在地上画,天赋使然,画什么像什么。张家口黄土多,黄土就成了游戏资源。小孩爱玩土,用水湿了泥巴捏捏小动物。泥塑、沙塑、雪雕都是雕塑的艺术形式。无意而为,竟然成全他的爱好,并一生为之奋斗。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父母为他报了美术班,学习美术理论,开始在老师指导下画素描,练习画人物肖像。高考失利,与高校失之交臂。心仪的美术院校不能进去,选择了军旅。

在部队,他先是做资料员,为学一门技术申请到修理厂,有一技之长好找工作。在修理厂干的是钳工,钳工是机械行业中的技术工种。修理需要与钢铁打交道,了解了钢铁知识,潜意识中为日后走向铁板浮雕埋下伏笔。

他的美术特长在部队得到发挥和重用,也提供了舞台,虽然不是专业,但机会比专业还重要,可以在干中学,学中练。他有自己的画室,独立完成室外大型景观、大型壁画设计及创作。战友是他画画的模特,百姓是他写生的对象。驻地外有适合做泥塑的泥,同时开始探索泥塑。持之以恒,使他绘画功底扎实、深厚。至今,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独立完成的室外大型景观叫“鲤鱼跳龙门”,第一次完成的石雕作品叫《少女头像》。他多次在绘画摄影比赛获一等奖。

功夫留给有准备的人。一天上街,曲阳来的石匠在大石上干活儿,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乡在异乡聊得投机。老乡见他喜欢石雕,告诉了一些基本知识。他讨了块石料回来,一雕成功。石雕处女作《少女头像》,这个让他的恋人酸溜溜的少女像逼真、细腻,眼神中透着青春魅力。

每当盛夏到来,我的思绪总会飘回往日家乡,耳畔一遍遍响起昂扬亢奋的各种声响。这些声响构成了乡村夏日独有的旋律,是力量与美妙相互交织和不懈谢幕的激情欢唱。

那时,我还是一个爱做梦的小男孩。当盛夏悄悄拉上夜幕时,喧嚣了一天的村庄暂时沉静下来。村南村西的两个大河坑,偶尔飘来几声零碎的蛙鸣,如同劳作一天的乡亲们,临睡前慵懒地打着哈欠。可如果电闪雷鸣地下过一场透雨,水里那些四条腿的小精灵们便彻底热闹起来,犹如雨水滋润了它们的歌喉,霎时奏响起“蛙声大合唱”。那种叫声儿,就像比嗓门一样,一声儿接一声儿,四野皆鸣,密如鼓点,不知道什么叫劳累似的响彻整个夜晚。声音也不再是雨前那种单调的呱一呱一,而是咕呱一咕呱一,回落在空旷的夜色里,清脆悦耳,湿漉漉地撞击着耳膜。

辛弃疾笔下“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恰好描摹出此时充满田园风味的景象。这股本自然谱写的“夏夜交响乐”,使村里纳凉的人们听得久了,非但不觉聒噪,反倒像缕缕清风吹散满身闷热烦躁。儿时的我,就是沉浸在这声声鸣响之中,枕着一片蛙声,渐渐进入甜梦里。

老话讲“小暑二候,蟋蟀居宇”。放暑假的日子里,我总在外疯跑一整天,夜里在

从部队复员后,他来到国企,依然干钳工。铁板浮雕材质是铁。在工厂,离铁板近,有那么多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他们是获得钢铁知识的老师。他在阅览室翻看一本技术杂志,焊接堆塑(简称焊塑)进入他视野,他的艺术“天眼”被激活,找到艺术奋斗目标,从此醉心于焊塑。

敲敲打打,弧光闪闪。于别人是职业和生存,于他是艺术之梦。那蓝色弧光如同迷人的光环,那叮当的敲打如同天籁,浸入血脉骨头肌肉。

金属冰冷,但在付诸感情后,金属可塑。他一把小锤一台铁砧,手工制作出金属人物肖像、各种题材作品,一鸣惊人!

他的作品不能复制,每一个都是唯一。为寻找灵感,他四次进藏,每年都要拿出时间行走山河。功夫之下,他的作品走出母亲给予的狭小“陋室”,走向国内外展览,在展览和比赛中摘金夺银,获国展金奖、银奖无数,斩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

妻孥:爱上一个拧巴人

初次见面,他给爱人留下的印象是拧巴。踏实、爱好美术,又让她心中那头小白鹿乱撞。多年之后,他们去白鹿泉。她想到了自己爱情中的那头白鹿,亏得有先见之明,没与相爱的人擦肩。

选择一个“拧巴”的人相伴一生,在认识之初需要眼力和“发现”。直到丈夫成名,她写自己的爱情回忆录《郭海龙印象》时,还是不忘最初的这个字眼。其实,拧巴就是对艺术的执着、对理想的持之以恒和永不动摇。

白天工作,晚上回到母亲的一间几平米地下室敲敲打打。焊塑是完成作品的重要工艺和工具。但,焊花弧光对眼睛和皮肤有伤害,企业专业术语叫“打眼”。焊烟是有害气体,吸入肺里会让身体不适。焊塑作品诞生中,穿着工作服,全身80%以上仍被弧光辐射,在夏天皮肤暴露更多,辐射后的地方脱皮如蛇蜕,血印如斑斑梅花。眼睛被弧光所伤后,泪流不止,且疼痛。得不到休整,他的双眼老早患上白内障,影响到开车,分不清红绿灯,只得做了手术。

爱人听说母乳可治弧光伤眼,恰好女儿出生。每天挤一杯母乳让丈夫洗。晚上洗了见红,白天一工作又被弧光“打”,使得母乳治疗没见效。但这份爱却温暖一生。

爱人说:“要不,咱放弃干点儿别的!干什么不能养家过日子?”

他坚定地说:“金属雕是我的梦,泥塑易裂,石膏塑像易碎,金属象征永恒,可地久长久。”

地久天长,也许是为了印证他们的爱情!

我电话采访时,他的爱人正温柔地坐在他身旁,伴他行走高原。

铁板:你是我的知己

我与钢铁打过交道,知钢铁脾性,也了解钢铁行业诸工种。包括焊接与钳工。钳工再分得细点儿,有工具钳工、组装钳工、维修钳工。过去,钳工中的“老八级”,技术上顶呱呱,堪称“大拿”和“宝”,现在统称高技能人才,国家设立了中华技能大奖,走上“国之大”。

焊塑,缺点是重、运输难。作为老钳工,他在焊塑过程中将中国传统的金属锻鑿工艺与现代焊塑技艺结合,以锻鑿为主、焊接为辅,有效控制重量。创新了抛磨、烧色等技艺,创作出一系列极具震撼力的铁板浮雕作品。

那年金融危机,所在国企不景气,收入难以保障。搞创作要买铁板、做防锈,费用大,他“巧‘匠’难为无米之炊”。为艺术和梦想,他办理了停薪留职,回家专心干一件事情——铁板浮雕创作。丁丁当当,当当丁丁。丁当之间,大艺于身,且闯出一条门路。2002年,他的“郭氏铁板浮雕制作技艺”申请并获批发明专利,“郭氏铁板浮雕”入选石家庄市及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郭氏铁板浮雕以锤作笔,以铁作纸,集中国传统绘画构图、意蕴和民间雕塑等技法,借鉴西方绘画和雕塑手法,形成特有的铁板浮雕冷锻篆刻技艺,直接在铁板上进行艺术创作。他运用黑白对比、虚实相兼的艺术手法,使铁板浮雕达到金属质感,高雅瑰丽,一眼千年!

这就是他的匠心与铁板碰撞的艺术之花!

更惊奇的是:铁板材质作为雕塑载体,填补了我国金属浮雕空白。铁板浮雕作品工艺改写了我国金属浮雕仅限于金银铜的历史。

工作室:一座城的“魂”

唐代刘禹锡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郭海龙有工作室比较早。他的梦想始于“陋室”。

那时,他一个人,在母亲几平米的地下室锤敲鑿打。冬冷夏热,见不到阳光。现在拥有的名家工作室敞敞亮亮,有100平方米,在省会石家庄万达广场,有灿烂的阳光,有国内外的诸多荣誉,有全国、世界及一座城的瞩目。

只是,居“陋室”时是少年,现在是满头梨花,满头阳春白雪。读《沁园春 雪》时,联想到头发上的雪,他会想到自己也是“北国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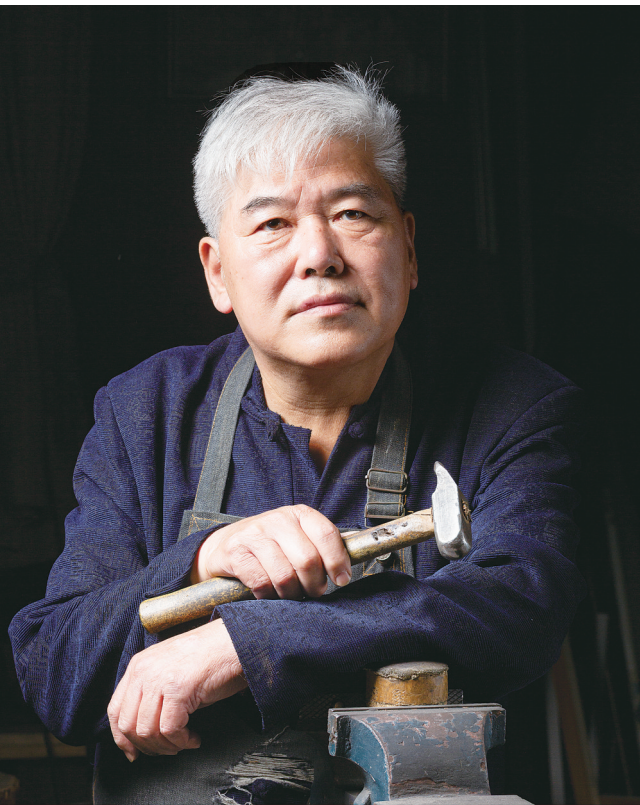
丁丁当当的天籁,他爱上了,妻子爱上了,女儿爱上了,徒弟们爱上了。在每一次参加展览的时候,观众爱上了,走进校园后,学生们爱上了。在自驾行走祖国山川时,山河爱上了。

敲敲打打的声音如青铜刻入肌肤骨头。他一次次带着女儿和他们的铁板浮雕制作技艺走进石家庄市的几十所中小学,为学生们现场讲解非遗之“魅”,将一枚枚铜的树叶敲打而出,他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路透社等媒体采访报道。

女儿是父母小棉袄。女儿郭雪延续了爸爸的“天籁之路”,艺术之路,也许当年在母亲怀里时丁丁当当的声音就是她的胎教。在父亲在地下室工作母亲去送饭的时候,那美妙的丁当声何尝不是最好的艺术胎教呢?

生之幸,爱之唤。艺术的种子潜移默化中转化为共同的梦想。她成为父亲艺术的传承人。大学毕业后,她选择了继承,而这也是灵魂的事业。父女被授予郭氏铁板浮雕代表性传承人。

省会石家庄万达广场的郭海龙名家工作室为万达广场带来一种艺术气息。以前,刘女士带孩子逛商场,孩子总是不感兴趣要买吃食,而现在除了转商场,还能让孩子体验非遗,一举多得。看着女儿亲自举



郭海龙。 郝建伟 摄

着小锤敲出一枚“树叶”,她收获满满,重要的是让孩子获得一枚艺术种子。

郭雪是最早在艺术种子发芽的那一个。几十所中小学的“工作室下基层”中,又会有多少个“郭雪”在润泽后成为铁板浮雕艺术的“后来人”。

他走进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双方签订协议,他把铁板浮雕艺术推广到新层面。技术学院培养的是大国工匠和技术人员,而他又是从国企出来的“大国工匠”,是学子们的代表和榜样。2013年9月,他获2013—2016年度“四个一批”人才;2019年8月,获第二届“省会十大工匠”;2020年一季度,被授予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河北大工匠。一步步走来的“工匠印记”也将是这些学子们的榜样。

在走向学校和社区的时候,在面对国外友人的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谈到了个人的成长和匠心,任何艺术任何工作都需要匠心,同时他也谈到了寂寞。

艺术是寂寞的,一年四季敲敲打打,少与人交流。沉默是金,似乎对他说的。艺术即沉默,艺术即沉醉,艺术就是忘我之境。

他是在铁板上舞蹈的舞者、歌者,在铁板上跳出圆舞曲、芭蕾,甚至是大型史诗。

2020年,他申请并批准了国家唯一的一家以铁板浮雕命名的博物馆——石家庄海龙铁板浮雕博物馆,面积600多平方米的“铁板之花”落户石家庄植物园街,与植物园花卉市场遥相呼应,常年接待来自各大中小学的团体或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免费参观讲解,还可进行非遗手工体验,每年接待游客近万人,每年有20多个团体进行手工体验;为了传承非遗,他像耕耘的拓荒牛带着“铁板”走进省会及所属县的社区、学校的“沃土”,把艺术的种子带给娃娃和小学生。铁板浮雕艺术也要从娃娃抓起,从最基层的“土地”开“犁”,“犁”得越深,越有艺术的“土香”。

他和他工作室在“行走”中宣传着铁板浮雕制作技艺,让它走出石家庄,走出河北,让中国传统文化和非遗走得更远……2022年10月,他与女儿合作创作了铁板浮雕《李大钊》,红色主题创作也是他铁板浮雕的主旋律。这幅作品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

文化是魂,他是铁板浮雕制作艺术上的铸魂者,艰难而又值得一生孜孜以求……

在充分吸收露水的滋养。待到日头升高,雄性的蛐蛐攒足了力气,便发出咯咯吱吱的声响,短促清脆,好比玉片轻轻碰撞。

每到这时,邻县一位壮年汉子,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车两侧挂满一串串金黄的蛐蛐笼,远远望去像两簇亮眼的金团,一路伴着虫鸣来到我们村里。他将车子朝集市街口大槐树一靠,坐在青石板上,拿大草帽一个劲地扇风。不必开口吆喝,笼中咯咯吱吱的鸣叫,仿佛孩童合唱一般,不多时便招来一大圈老人孩童。当他们欢喜地买回蛐蛐,把笼子挂在窗前晒衣绳,或爬满藤蔓的瓜棚豆架下,就如家里请回来活泼调皮的小伙伴。吃过晚饭,不少老汉斜倚躺椅,眯着眼儿轻摇着蒲扇,伴着蛐蛐富有质感的啼鸣闭目休憩,听着听着,微酣半醉轻轻打起鼾声。

好像什么季节就会有什么美丽的昆虫出现,随着未伏后清凉凉风的袭来,宅院里、田野间的那些大树上,又传来伏凉一伏凉一,清冽悠长的声响,像是谁捧着萨克斯在悠悠地吹奏。

盛夏里,那些美丽昆虫的激情鸣唱,仿佛是浑然天成的山野曲调,清音穿透蒸腾热浪,又如惬意的清风吹散人们心头烦闷热浪。它们以渺小的身躯,用毕生力气放声高歌的精神,更让人懂得,何为赤诚与坚守,倔强和奉献!

随笔

芦苇青青

□俞俊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每读到《诗经》里这几句,总觉得,这首古老的诗,是为我的家乡,为那无尽的芦苇荡量身而写的。

老家河多水多,河岸却鲜有种柳的,那里是芦苇的天下。它们是河流的骨骼,也是大地微睁的睫毛。一丛丛,一簇簇,密密匝匝,从水岸这头绵延到那头。芦苇是一种极有风骨的植物,身姿挺拔,枝节分明,叶子修长如剑,从不旁逸斜枝。顶上一束紫褐色的缨穗,在风里摇曳,带着几分不经意的潇洒。

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它更像一个慷慨而万能的伙伴。

放学的路上,芦苇是我们天然的兵器库。拔一根芦苇顶端的芦梢,将绑缨穗,在手柄处横插一根小棍制成剑柄,一柄趁手的倚天剑。龙泉剑便成功了。我们人手一柄青翠宝剑,在暮色里追逐呼喝,一个孩子的江湖,就在这你来我往的“打打杀杀”中,有了最初的侠义与豪情。

雅一点的,便去折一段新生的、饱满的芦苇。小心翼翼地摘掉青翠的叶子,用铅笔刀细细地劈开一道缝。含在嘴里,鼓足腮帮子一吹,发出“呜呜”的声响。兴致来了,做得精致一些,学着笛子的模样,用小刀在上面刻出七个音孔,再寻来极薄薄膜贴上,那便是一支升级版的“芦笛”了。

芦管还是我们的“暗器”。口里含一颗黄豆,对准中空的芦芯奋力一吹,黄豆便如同子弹一般“嗖”地一声飞射出去,颇具一定的“杀伤力”。我们每人兜里一把黄豆,一路巡逻,指哪打哪,好不威风。

秋深了,芦花饱满,折下一穗,站在上风处,向着对面的“敌人”用力一抖,芦苇如同神奇的魔法棒,变幻出漫天纷飞的小型战机,向“敌人”奔袭而去,自己俨然成了法力无边的大法师。迷蒙的飞絮中,生命轻盈如雪。作家刘亮程的感喟在此刻显得无比妥帖:“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是的,那一地飘飞的芦花,那些消散在秋风里的童年碎片,便是落入我们生命早期纷纷扬扬的一场大雪,不动声色地覆盖了回不去的旧时光。

端午节快到了,母亲说:“走,打粽黍去。”我便雀跃着跟在她身后,一头扎进芦苇荡里。母亲眼尖,专挑靠近顶部、完全舒展开又不过于老韧的嫩叶,熟练地将苇秆拉弯,指尖捏住叶柄,轻轻往下一捋,一张宽大而完整的粽叶便应声而落。我们就这样,一张一张,整整齐齐地码好,草叶扎成一小捆。阳光透过苇叶的缝隙,碎成金色的斑点,落在母亲的鬓角和我的肩上。

回到家,我负责烧锅,将新粽叶放在开水里蒸煮。煮熟后的叶子颜色更深,平平展展地躺在水盆里,顺着纹路摸下去非常爽滑,像一尾尾漂亮的鱼。妈妈和外婆开始包粽子时,我则在一旁制作小船。粽子煮熟了,满屋子都是清甜的香气。蘸一点白糖,咬一口,糯米的甜软和苇叶的清芬在口中交融,无比美味。

一根小小的芦苇,就这样串联起了我们贫瘠而又富足的童年。它不言不语,却给了我们无尽的欢乐。如今,那些与草木为伴的日子早已远去,亲人们也陆续离开身边,关于过去的拼图,常常在夜深人静时被打散。在光阴的流转里反复淘洗着这段记忆,每回忆一次,那片苇荡的绿意就更鲜亮一分,那声简陋的簌簌声更空灵一分。

繁星

夏花

□霍凤爽

我生在夏天的云霞里	潮湿微光
素白一朵,轻轻晃荡	一瓣洁白无瑕,悄悄
没有太多繁色	倾诉衷肠
只是倚在台阶的一侧	还有一瓣,微微蜷起
等候一双为我驻足的	像是拥抱,春恋故乡
目光	待来自西北的长风
身影落入黑眸,缓缓	掠过
倒映	就学着云的模样
一瓣盛着晶露,凝着	慢悠悠,飘向远方

羽化

□王青

当鸡毛飞身下凡	猛然彻悟,那部《西游记
呼吸便成为练气武者	厄传》
摊开迎纳的温热掌心	原是落在凡心上的一
足以接住一场羽化	粒雪
	心猿已伏,九九八十
	一难
就这样悄然立定	在雪地上拓下
屏息,听雪遁入	一枚清净的足印
天语簌簌的晶莹叙事	
任凭它——	
踩在头顶	而皑皑天地,犹如
溜过耳畔	一颗
倒挂睫梢	裹着糖衣的舍利
滑下鼻尖	正于宇宙间
如佛陀垂下的目光	徐徐融化